

羽化

戴景春 / 著

长句吸着台名烟散图繁。长句以之吸吸长脚烟品(0)坦赫连。

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

 广州出版社

春一著

羽化

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羽化 / 戴景春著. — 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462-2504-3

I. ①羽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308170号

书 名 羽化

Yu Hua

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

(地址: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87号9、10楼 邮政编码: 510635

网址: www.gzcbs.com.cn)

责任编辑 区力文

责任校对 李少芳

封面设计 友间文化

印刷单位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(地址: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南村村东兴工业园

邮编: 511442)

规 格 787 mm × 1092 mm 1/16

印 张 26.25

字 数 445千字
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462-2504-3

定 价 78.00元



缘起

在一望无际的荒草甸子上有一个大熔炉，只见炉膛里烈焰熊熊，围观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着：这是要炼何物？

年届七旬的掌炉人正在炉前挥汗如雨，炉火映照下的他，满面红光、神采奕奕。他看了看炉内的风向，觉得火候已到，便令炉旁操作的小徒：“放进去。”

众人好奇，纷纷趋近观察。

那小徒竟拿起一尚在蠕动的人坯投进熔炉中。

众人惊呼，不及阻拦，人坯已被投入烈火中。不一会儿，炉内飘散出浓烈刺鼻的焦臭味，众人纷纷四散躲避。

掌炉人忙命小徒添柴助燃，又从一只瓶子里倒出若干五颜六色状似药物的小丸抛进炉中。炉中闪过一阵耀眼的光芒，木柴燃烧得更加猛烈，炉内随之飘出阵阵浓香，众人忍不住又纷纷趋前，只觉愈加好闻。此时竟刮起一阵大风，风助火势，炉内进入高热状态，烈焰炙烤得众人又纷纷后退，再看时，那人坯竟在炉火中手舞足蹈，围观众人齐声道：“好！”都想看看究竟能炼出何材。

那人坯也不知炼了多少年月，众人兴致早已转向别处。一日，忽然听闻出炉了，众人复又回头观看。只见那人坯果然炼成人样活物，只是他虽然口出人语，却头上长角身上长刺，乱蹦乱跳，看上去狂躁不已。

众人见状，叹道：“只怕白费了气力，炼出的竟是个人样怪胎。”

不料，那掌炉人笑道：“你等世俗眼力，岂能看出玄机。”

不待众人作答，那人样物竟出语道：“弟子愿听祖师授以人法。”

掌炉人只道：“法无定法、自成即法。”

众人看那精瘦的掌炉人其貌不扬却两眼炯炯有神、出语不凡，倒是可敬。只是见那人样物身上有刺不敢招惹，头上长角又恐被其所伤，更虑他那狂躁性子将会酿出祸事，不由得不驻足详听。

人样物摇头不解。

掌炉人道：“你可知红楼怪石炼人一说？”

人样物似有所悟，却依然摇头，不解其详。

掌炉人道：“石头尚可动心动念，对貌美之女既悦其色，复恋其情，更淫其身，淫念炽如烈火，可见淫贪之强难忍难禁，何况凡人凡心，你可知阳刚阴柔的玄机？”

众人闻言肃然，对掌炉人增添敬意，又见那人样物对掌炉人恭顺异常感到纳闷。

人样物恭谨答道：“不知。”

掌炉人道：“天机不可泄露。人眼看你自然以为你也是人欲私心，何况你以人胎人心人身人形入世，想脱离人心人欲也难，难在要按照世道人心的规则去行事，如能对此有所领悟，定能有所成就。能否走得通那就要看你的缘分了，非师所能为。”

人样物虽好奇却不知究竟，可又不便求问，只能默然无语。

掌炉人道：“这里的人不信上帝，你道因何？”

人样物又摇头。

掌炉人一语道破：“那是上帝进行的伟大试验，特意留下那块地方，想观察没有得到他亲自垂顾的人们，自由自在繁衍生息最终会如何。”

不但那人样物闻言动容，众人初闻此语亦觉大奇。

掌炉人深知人样物和众人心思，又道：“没有上帝的约束固然逍遥自在，但心无禁忌使人心易变、恶念丛生，难得人生安稳；人生虽勉力勤为，面对起伏跌宕、陡峭险峻，纠结常生。须要不望‘钱’途、无意仕途，安于所为，乐于所做，随顺自然，如遇佳偶相伴，可解一路孤苦寂寞，须格外留心阳刚阴柔协调才是。书可读不可误读，人可为不可妄为，道可悟不可偏悟；行善不足以

成佛，积恶不足以灭身；美可爱不可纵，丑可厌不可弃；恨可生亦可解，罪可犯亦可赦；小事在努力，大事看造化；人生须知天命可畏不可违，人若幸得悟道法门，便可自悟羽化之道。”

众人闻言大悟，那人样物好奇心更炽，入世之心更痴。便敬对祖师道：“弟子乐入此道，即便一事无成，凡是能留给人世的尽皆留下，也不枉费此心，更可以大快于九泉之下，日后也好拜见祖师。”

掌炉人闻言喜道：“你此番入世之心也算是别有意境，为师亦乐见。为师看你染上狂躁毛病，心火太盛阳刚过猛，再授你几味药，你须仔细加以品味，自行掌握用法用量，兴许能治好你的病，只是切勿对药物产生依赖。”

人样物欣喜告别祖师开始了羽化历程，并把亲历之事述诸笔端。

.....

如今，他翻出记事本，稍加润色，分出阶段，加上标题，几经删削增补，体验复入书中的另一番趣味。又幸得高人指点，融入凝练功夫，极力展开一片新的天地。





目录

缘起 / 001

- 一 初入职吴为幸成处女作 / 001
- 二 即使失望太多也不能翻脸 / 010
- 三 家庭解放的奠基之功 / 014
- 四 书中何来颜如玉 / 021
- 五 逢知遇吴为如鱼得水 / 037
- 六 吴为遇冷悟“双为” / 043
- 七 吴为重续香水缘 / 052
- 八 兴利除弊崔振行权 / 057
- 九 污浊职场吴为受戾气 / 061
- 十 能者身后起公议 / 071
- 十一 为而不争也伤人 / 076
- 十二 乐业者好运连连 / 085
- 十三 对峙中藏有平和机巧 / 090
- 十四 干多了有啥意思 / 097
- 十五 好位置给谁坐 / 107
- 十六 新旧机制交替摩擦的润滑剂 / 111
- 十七 贤芳菲虚怀释嫌情 / 127

- 
- 十八 无根之草幸得神奇沐浴 / 131
- 十九 传乐教吴为遭呛声 / 141
- 二十 灵动女应验惊现身 / 150
- 二十一 师生笑议乐业话题 / 161
- 二十二 逢知音吴为萌生新期待 / 166
- 二十三 地情采访话节约 / 175
- 二十四 空降书记的善作为 / 181
- 二十五 座谈会吴为痛批荒谬 / 185
- 二十六 蒙举荐吴为出山 / 194
- 二十七 吴为开诚化戾气 / 199
- 二十八 芳草惊艳展示惹是非 / 205
- 二十九 听冤情吴为逢红颜知己 / 213
- 三十 白富美沦落成罪奴 / 220
- 三十一 吴为智解奇特行为逻辑 / 224
- 三十二 芳草痛诉赎罪心路 / 230
- 三十三 吴为变身谋新路 / 240
- 三十四 吴为重温师生情 / 263
- 三十五 贤秋芳助吴为践乐业 / 281
- 三十六 良法善治建奇功 / 292

- 三十七 得助力芳草东山再起 / 303
- 三十八 酒会畅谈人生缘 / 307
- 三十九 四男感恩获新生 / 312
- 四十 遇爱的化合能量效应 / 316
- 四十一 吕冰身陷险地两茫茫 / 322
- 四十二 黄城祭双亲 / 329
- 四十三 神秘的期待 / 335
- 四十四 雨后的芳草地 / 340
- 四十五 结佛缘幸得赐法身 / 345
- 四十六 无声入魂 / 359
- 四十七 寒潮雪绿动情思 / 364
- 四十八 美真美幻似兼美 / 376
- 四十九 花城畅谈“亚历山大” / 380
- 五十 职场铁律下的人格自我完善 / 386
- 五十一 耐人寻味的谜底 / 398

尾 声 / 407



初入职场

吴为幸成处女作



吴为幸运地考上H省银行学校，来到这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场所，学习热情如同火山喷发时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。入学教育结束后，他饱含激情地慷慨陈词道：“英明的党中央粉碎了‘四人帮’，使我们获得了新的解放，给我们创造了宝贵的学习机会，我们要百倍千倍万倍地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，学校和老师们又给我们创造了这样好的学习条件，我们更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！”吴为坐在最后一排，他情绪激动的表白，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，同学们纷纷回头看他，纷纷议论说“一个破中专生发什么狂啊”。

适逢1979年年末，从H省银行学校毕业的吴为被分配到地市分设的嫩水行署银行工作，行里在行署招待所为他租了房间。银行离他三哥吴亮家不远，吴为平时到哥哥家吃饭。

嫩水市坐落在嫩水左岸，因嫩水而得名。嫩水自北向南流经嫩水市几十千米后向东汇入S江，东流入海。嫩水市还有一别名，叫“风城”，据传嫩水在清康熙年间批准建城，原来选址在嫩水以西五千米左右的地方，建城用的木料从上游山区以放江排的方式运下来，集中到临近选址的西岸，没想到一夜大风把木料全部吹到江东，当时负责建城的官员索性就把新城建在了江东，嫩水市因此得名“风城”。当地百姓戏称这里的风一年刮两次，一次刮半年。

吴为入职前不久行署银行一分为二，原来的R行分为R行和N行，一家变成

两家，等于一套机构要拆成两套，一套人马兵分两路，工作前景变得敞亮了，大家挤在一套机构里时都没有什么升迁的指望，又没有到退休年龄退休的说法，除非熬到有人病死、老死才有位置腾出。分家分出了大好的机会，机构的框架先搭建起来，一下子出来那么多空缺的位置，科员变成科长，能力强、有本事、口碑好的科长有希望被提拔为行长。分家变得有点像分红的感觉。刚开始多少带来一些不愉快，分家使人变得有些生分，生出一些计较，但这是暂时的，很快就被升迁的预期冲淡了。分家，文件上说的是有助于提高专业化管理水平，银行之间业务交叉是为了竞争，“竞争”一时成为时髦的词汇，能带来活力，但那是国家关心的事情，每个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职业前程。场面上显得乱糟糟的，办公用品用具被搬来搬去，大家情绪却是高涨的、热烈的、饱满的，改革带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可以感觉到的。分家，还有个好处，原来不对脾气不合拍的可以分开了。吴为来到行署银行的时候，家已经分完了，吴为所在的行变成行署R行，吴为的顶头上司任道原来是副科长，分家使他升任科长。

吴为上班后被安排与艾莲坐对桌。艾莲，二十几岁年纪，个头不高，身材匀称，面若满月，皮肤粉嫩光滑，双瞳剪水，鼻子小巧，嘴唇红润。初见的这天，她穿着乳黄色绒衣，衣领处搭着粉红棉绒围巾。科长任道引着吴为逐桌介绍到她时，两个人握握手，吴为闻到一种淡淡的一时说不清的异味。等认识完办公室其他同事，吴为回到自己临窗的座位，背靠着分配给自己的文件柜，想着自己终于可以坐在办公室里上班了，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。坐在这里是成功跳出农村的标志，对他来说，更是由体力劳动者成功转向脑力劳动者的标志。他习惯性地吧背包里的笔、本、书“老三样”拿出来放到桌上，才打量起办公室内部环境。这时那种异味变得清晰强烈了，这是他从来没有嗅过的味道，心里犯疑，这哪里来的呢？先看眼前桌面，不可能发出那种味道，又低头看看自己办公桌下面，空空如也。抬起头映入眼帘的自然便是艾莲，恰好艾莲站起来转身从卷柜中拿出一叠报表放到桌上，一阵香风扑鼻而来，吴为才发现那味道来自对桌，那种异味也被他格外清晰地辨别出来——是香味。艾莲又起身经过吴为身旁，去拿他背后的卷柜上边堆放的资料，吴为感觉香味幽幽而来，不由得脸一红，羞涩感涌上心头，腼腆得头也不敢抬起来，渐渐羞涩感又变成了压迫感，他翻阅任道拿过来的一叠业务资料，从中找到了合适的释放空间。不一会儿，他便感到枯燥了，拿起带来的《资本论》读了起来，边读边在笔记本

上写些体会。

时近年末，吴为根据任道的安排，电话询问各县支行业务开展情况，催问工作总结，经常每天打十几个电话。几天时间转眼就这样过去了。

他对办公室内部的人员情况渐渐熟悉了，任道、艾莲与吴为是一个科的，负责货币管理和储蓄业务，办公室里还有信贷科的科长老李头、能说善道的云飞和沉默的光福，还有会计科的老徐和雪莉。办公室在三楼靠东山墙，有东窗和南窗，室内显得特别宽敞明亮。从外面看，新落成的八层行署办公大楼格外壮观气派。吴为来得正巧，赶上办公楼落成，虽然三个科室在一起办公，但好在房间大，并不显得拥挤。办公设施一色全新。刘行长下了决心，楼能换得起，用品用具也要舍得换新的，为的是有个好心情，有好心情才能干好工作。

刘明石行长，六十多岁，河北人，南下北归的老派干部，体态臃肿，满头白发，本来就小的眼睛又时常眯着，说话慢声细语。李杰副行长，中等个子，身材匀称，五十出头，很有派头，说话简短干脆，但举止太邈邈，经常敞着外套，露出里面揉得乱糟糟的衬衣。他骑着个破旧自行车，不必担心丢失自然也无需到公安局自行车管理处打号。两位行长经常来到部下的办公室，与大家说笑，唠些刚分家的趣闻。是啊，一分家不光是办公室紧张了，一套人马分成两家，办公用品用具这是你的那是我的，关系多少变得生分紧张了，这个我得拿走，那个我也需要。也有按照分家的原则，原本不属于N行专业的部门，但也强烈要求去N行，说N行虽然常下乡辛苦，但鸡鸭鱼肉土特产鲜嫩，吃用方便，是奔吃的去了。吴为属于职场新人，连比他大好多的云飞、光福都没有享受到分家带来的“分红”，好运离他可太遥远了。

艾莲的父亲是地委机关的一个处长，母亲是妇联某部门的主任，标准的干部家庭出身，大家闺秀，是地道的城里人，她穿着入时，快言快语，又很精致干净。吴为头疼不知怎么称呼她才好。自己年岁比人家小，不好直呼其名，叫艾姐吧，没叫就先脸红了，比她年岁大点的男同事直呼其名，也不好意思叫艾妹。艾莲自我解嘲道：“我这个名字男士不好简称，没办法，也不能改姓啊。也怨我的先祖怎么姓了这个姓，我爸又怎么给我起了这个名。姓和名放到一起，想起来，自己有时脸也发烧，艾莲一不小心就会念成‘爱恋’，自己都想改名换姓了，可又想到改来换去还是个女的，也就没啥心思了。”大家听后都笑了，事情说开了，反倒没啥。

最让吴为难堪的是艾莲身上的阵阵脂粉香气。这可不像在农村马圈、牛圈、猪圈、鸡窝里的臭气熏天，也不似社办工业砖窑里热烘烘的土腥味，这可是上档次的化妆品味道，他觉得有点像汽油味。吴为觉得好笑，四个现代化还没影呢，却先闻到现代化味道了，这味道好闻会让人上瘾，甚至想入非非。吴为骨子里受的教育告诉自己，这是地道的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生活方式，过去在电影里看时，只是听到哼哼呀呀的靡靡之音，可没有闻到这么好的香味，腐朽的东西怎么闻起来是香的呢？难怪那么多人对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会上瘾，乐此不疲。可不管怎么说，总闻这个味道会乱人心志。这多少让吴为心里有些烦，时常到走廊里走一走，或者干脆跑到楼下让大自然的空气稀释稀释。

这天下午，吴为打电话询问一个县支行的储蓄讯息。县行的股长汇报说：“年末各个单位突击发奖金，人们纷纷买猪肉改善生活，春节也不远了。再说，奖金就那么几个钱，攒不下也存不进来，储源不厚啊。”

吴为乍一听到储源，大脑一下子被激活了。储源不就是储蓄的源泉吗？什么是储蓄的源泉啊？这边收入那边消费掉了就没有储蓄了，只有消费后剩下的钱才能用来储蓄，人民群众货币收入与货币支出之间的差额，不就是储源吗，这不就是储源的定义吗？自己能解释概念了，感觉还挺顺，大脑一下子兴奋起来，电话就在不知不觉中放下了。他觉得这个感觉很重要，生怕它溜掉了再回不来，马上拿起笔在稿纸上记下来。过去写的东西都是别人的东西，是对别人所写、所讲的理解和感受，现在写的纯粹是自己的东西，终于有自己的东西了，第一次写自己悟出来的东西，感觉真好，太兴奋了，既新鲜又喜悦，难怪人们把人生的第一部作品叫处女作。吴为真是太幸运了，这个初次来得早，入职才半个月，他就在平常的工作交谈中获得灵感，从日常中能够提炼出可写的题材。这不是见微知著吗，再大的问题也不难复原到日常琐事之中。他当时可来不及想太多，沿着储源的思路往下走，不由自主地就这么写了下去。写完再看，才感到开始那个解释不严密。货币收入是按月开的工资，签上字领一笔钱，支出时一般情况下并不是一笔全花出去，全消费掉了就没有储源了，即便花出去了，是今天花还是明天花，或者是隔月才能花，对储蓄影响太直接了。应该加上限制条件，便在差额前加上限制条件，于是加上“必需”两个字，货币支出变成货币必需支出，扣除用于购买每月生活必需品后余下的部分才有可能存入银行。于是他将最初的解释修改成“储源是人民群众货币收入与货币必

需支出之间的差额”，加上“必需”两个字感觉严密多了，像那么回事。随即，时下熟悉的高中档耐用消费品也渐渐进入笔下，联想也渐渐丰富起来，很自然又把收入水平提高与支出结构、消费结构联系起来，笔下的文字也在迅速增加，逐渐成型，处女作就这样形成了。这天下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。

第二天一上班，他又进行了修改、充实，根据专业资料上提供的信息，给专业领导寄去并烦请对方阅后转寄给银行学校讲货币课的史老师。吴为很快收到史老师热情洋溢的回信，并附有专业部门领导写给老师的信，信件开头便称“你的高见”云云，他为自己能这么快写出文章并得到权威人士的认可感到由衷的喜悦。

他将文章和信件一起交给科长任道，任道看后不动声色，并没有赞不绝口，而是很严肃地表示，还得改。经过任道的修改，吴为才看出任道的文字功底。他亲眼观察任道修改的过程——坐在位置上写写想想，嘴里还不时念叨着，有时干脆把头向后仰靠在椅背上入神地思考推敲。吴为的文章向任道展示出了崭新的论文意境，使他也进入前所未有的兴奋状态。

任道的记忆力惊人，开专业会议，十多个县的储蓄数字，还要分为上年余额、本年计划、增长率、增长额等项，他不用看打印的表格，便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，到上级单位开会也是如此，引来同行赞叹，享有很高的声望。他虽经手过无数文字材料，学术论文却从来没有写过。他对吴为笑道：“过去总以为写论文是教授、学者的事，这回我也明白写论文是怎么回事了，写论文同写专业报告太不一样了，感觉上了层次。”吴为的处女作成了两个人共同的处女作。

任道面善心软脾气倔，好打抱不平，已经是四十几岁的人了，每年每季写思想汇报，不知何故，组织就是不买账不发展他。他是专业上舒心政治上失意，有压抑感，有时说话一着急就有些结巴，情绪激动，脸憋得通红；平时走起路来的小碎步给人感觉是在地面上出溜；他看不惯搞政工的干部，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整人；与对桌的信贷科长老李很投缘。

吴为的处女作，经过任道精心修改加工，以两人名义在省专业部门的期刊上发表了。他对银行储蓄和计划专业却没有兴趣，他感觉那些专业东西没有什么可研究的，太枯燥，总与数字打交道，要不就是文件的上呈下达，跑腿学舌、制表画格。他喜欢深奥的大理论，一年两年悟不透的，他也舍得花费时间精力，天天坐在那里读啊写的，可就是再也不见发表，同事们没看到他向外邮

寄的论文发表，却看到铅印的退稿信接二连三地来。

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来了，阳光显得格外的明媚，中国这艘巨轮扬帆开始了震惊世界的远航，这头巨大无比的东亚雄狮终于从沉睡中苏醒了，释放出威猛的神力。吴为天天不落地读报刊，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时代信息，浸润着鲜活的时代精神，对未来充满希望，对前途充满信心。

比吴为大8岁的云飞，一天下午对吴为笑道：“从你走路的姿势，能看出你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。”

吴为笑道：“你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
云飞说：“我中午站在窗前看你在你哥哥家吃完饭回来，一进院那个大步流星的样子，只有对前途充满信心的人才能那样走路。”

吴为笑道：“没想到你通过一个人走路姿势来看人。我看你说话兴奋起来嘴型瓢似的，便知你特能说。”

云飞嘿嘿笑道：“看嘴型就能看出能说？”

吴为笑道：“我看新闻、纪录片，留意到有的国家领导人讲起话来慷慨激昂，就像你这样的嘴型。”

“人家能说当上国家领导，我却不过是个小职员。”

“我看你挺会来事的，又特能说，也会当上领导的。”

云飞笑起来：“我看你连走路都那么有劲儿，肯定会有前途的。现在满大街都能听到‘再过二十年咱们来相会’的歌声，看二十年后我们会怎么样吧。”

两人正闲聊着，人事科的王科长推门走了进来，看只有他们两人，而且聊得挺热闹，便坐下来。云飞便把观察吴为走路所产生的联想对王科长说了。

王科长看着吴为，严肃道：“小吴是干大事情的人，对眼前的事不稀罕。我回家对我丈夫说起小吴读书的事，他都惊讶了，地委行署两大机关两千来人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天天捧着《资本论》的人，尤其还是一个青年人。谁能想到，我们银行竟然有这样的人。”

吴为听了王科长这话，心情复杂，却一时不知如何回应，科室里的人陆续走了进来。王科长起身走了。

云飞原是行署的锅炉工，脑瓜机灵处事活泛，大冬天的谁家暖气管道出了毛病找到他，他都积极忙乎修理，长着一张会说话的嘴，结交广泛，认识的又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他能到行署银行就是专员发了话。

吴为喜欢理论也开始研究理论，办公室订的理论期刊和报纸很丰富，几乎应有尽有，很对他的口味，他投入到疯狂的阅读中并不停地做笔记，感受着改革、沐浴着春风。但身边人身边事可没那么多理论，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。

单位负责供给职工家庭用的液化气。办公室侯主任看吴为最年轻、又是新丁，就经常喊：“小吴，去送液化气罐。”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跟着人出去了，送了一圈回来屁股还没坐稳，又被叫去给下边来的一位老行长买车票。刚开始他还以为侯主任信任他，再三地被支使后，才为自己的自作多情感到羞愧，明白不是人家信任他，而是拿他当勤杂工。他的兴趣不在这，初来乍到不好拒绝，但也不是很痛快，侯主任再喊他的时候他便不再那么积极了，虽知道不能因为自己不愿意做就把关系弄僵，但仍经常装作入神的样子磨磨蹭蹭故意再看上几眼书。侯主任看他虽然不爽利，却又不能不喊他，再喊时又萌生怯意。这里是机关不是学校，不是专门用来学习的地方，但学习毕竟是正经事，尤其对于好学的年轻人，总用杂务去干扰显得有点不合时宜，吴为这样的应对就有了几分斗智斗趣的意味。

社会上开始出现激烈的“姓社”“姓资”的争论。有人说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是不是真理看实践效果。实践成了解决争论的最好办法。国门开放，开始放映西方电影，国人看到惊人的对比，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观念、商品开始潮水般地涌入。科室里也经常展开热烈的讨论，常常是云飞挑起话题：“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，有助于搞活经济”“雇工超过八人就是剥削，为什么是八人而不是七人九人”。吴为也加入进来：“我从专业信息资料上看到，温州一个地区的现金量占全国的6%，恐怕许多个省的现金量也不如温州一个地区的，经济太活跃了，个体经济发达。”任道笑道：“小吴懂得靠数据说话了。”

地区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宣讲活动，举办宣传员辅导班，行里派吴为去参加，回来后在行里一讲，感觉不错。任道听了吴为的宣讲，发现他真是藏而不露，能说善道，脸上流露出喜色，心里暗暗打定主意：自己有个女儿，想认他为姑爷。那时家属们住在一起，单位也没有什么秘密。任道的女儿听过关于吴为的议论又见过吴为，表示强烈反对，任道也只好作罢，此事也就无声无息了。

单位有两个人非常认同和支持吴为，一个是副行长李杰，另一个就是任